



### 理想的编辑 也应该是好作者

夏末秋初的申城,狂烈的台风与上海书展不期而遇,共同交汇在这座充满浓郁文化色彩的现代化大都市。暴雨与狂风没有挡住读者和出版人的脚步,书展现场人头攒动,用许纪霖和王为松两位共同的话来说:精神有需求,身体很诚实。

在上海书展的前一周,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在加拿大渥太华盛大颁奖,该奖项授予湖南著名插画师、80岁的老奶奶蔡皋。毫无倦色、大气慧美的她带有浓重湘音的获奖感言,与她画风清澈、温暖的绘本,给全球读者特别是少儿读者以重新认识和热爱东方美学的新体验。蔡皋老师是湖南少儿出版社的退休编辑,更是湘少社的重要作者。在这个高光时刻,见证和推动获奖的湘少社社长刘星保给我发来文章,叙述他多年来与蔡皋老师同行奔赴的历程,真可谓炎炎夏日的一场及时雨。

蔡皋老师既是湘少社的编辑,也是著名插画师,她的获奖是编辑与作者的双重成就,这也印证了我长期以来对优秀编辑的理想期盼: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理论工作者,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诗人和作家,译林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著名译者,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儿童文学作者,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科普工作者,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名师,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应该是画家……

房向东也是这样双重角色的合体。他是福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是文学评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了多本鲁迅研究著作,也是我曾任责任编辑的《儒林内史》的作者,是酣畅文字的制造者。他这次写的是自己担任福建少儿出版社社长时与著名作家叶永烈多年交往的经历,提出了被很多出版人忽视的一条重要工作法则和处世规律:与作者约稿如同谈恋爱,要慢慢来,不要火急火燎,更不要一开始便像问恋人“你愿不愿意嫁给我”那样问作者“还有稿件给我吗”。仅凭这篇文章,大致可以看出他在情场和“编辑场”的老谋深算,一如他的文字。同时,房兄反复提醒我:“编辑最好是写手,至少手头功夫要过关,但这有自吹自擂的嫌疑,且字数也到了。你若点评,可以说说这层,比如朱正、钟叔河、张胜友、唐浩明、王建辉、聂震宁、龚明德,不是学者就是作家。以前的巴金、邹韬奋、郑振铎、叶圣陶等更是如此。鲁迅事实上也是一个出版家。这似乎是成为作者的谈话‘对手’的基本素质之一。当然,对大多数编辑而言,可能不切实际,但说说也无妨。”

——主持人 徐 海

# 当中国绘本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 ——从蔡皋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谈起

□刘星保

202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调任湖南少儿儿童出版社社长,此前常年埋首行政公文、证券、法律事务,童书出版于我,相对陌生。赴任前后,出版前辈丁双平、彭兆平反复叮嘱:湘少社藏着一位国宝级绘本奶奶蔡皋,务必重视。我这才知晓,湖南竟有这般扎根民间、以笔墨书写东方诗意的宝藏艺术家。

到任不久,我就筹划登门拜访蔡皋。夏日午后,我第一次走进她家,常青藤枝叶交错,阳光透过门窗,碎金般铺满画作。她一身素色布衣,松松挽起白发,谈及绘本、孩童、长沙老街旧事,眼里盛满孩童般的光亮,热忱鲜活,不见半分暮气。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下午,她讲《月亮粼粼》里长沙街巷的童谣,讲《火城1938》承载的家国伤痕,讲《出生的故事》迸发的人之初的生命活力,讲如何把本土民间故事转化为儿童能共情的画面。我说,我来湘少社,是想做一些事,身为童书新兵,也想来求教:怎样才能让中国绘本走向世界?一席交谈,相见恨晚。古人言:“白首如新,倾盖如故。”大抵便是这般心境。蔡皋老师与我母亲年纪相仿,尽管我们年岁悬殊,却怀揣同一份心愿:我期盼中国绘本被世界看见,她愿以笔墨为孩子实实在在做些事。那一刻我懂得,最好的君子之交,便是两人各行前路,却奔赴同一个远方。

自此,我们结下君子之交。无需人情世故,不必曲意逢迎,彼此全然信任扶持,一心朝着共同目标前行。她从未向我提过半分逾矩要求,我也从不用市场功利衡量她创作的价值,这份无需多言的懂得,是世间难得的惺惺相惜,相向而行。

几番深谈过后,我心生念头:由湖南少儿出版社成立蔡皋工作室,负责她的作品运营与国际推广。提议一出,不乏争议,我全然理解。但我始终认定,蔡皋作品中独特的东方美学与人文关怀,跨越语言与国界,世间独有,不只属于湘少社,属于湖南,更属于中国,属于世界。若我们不主动推广,可能会在世界童书出版史上留下永远的遗憾。

本人自以为也是一个“吃得苦、霸得蛮”的典型湖南人,我深思熟虑后认定的事情,也很难轻易改变。蔡皋工作室2022年初即落地运行,开始加速整理出版她的作品。我向团队表示:我们培育的从不是单一的画家,而是能代表中国童书出海的文化IP。这笔账不能只看眼前,更要看长远,放到十年、一百年后的时代背景去看,我们可能做的是中国文化出海具有划时代突破意义的工作。工作室成立后,我们定下核心目标:全力助推蔡皋老师冲击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全球儿童文学领域最高荣誉。自1966年增

设插画奖项,整整60年,没有一位中国插画家站上领奖台。道阻其长,可总要有入迈出第一步。

在集团领导的大力推动下,中南传媒联合博洛尼亚展览集团,2023年落地了“卓越大师·中国”国际大奖评选项目,蔡皋、周翔、朱成梁被评为首届卓越大师,亮相博洛尼亚书展,将蔡皋持续推向国际视野。我们同步系统梳理她的全部作品,邀约海内外知名艺术家、儿童阅读推广人撰写书评,以第三方权威评价,夯实中奖的专业背书。

2024年,蔡皋成功入围国际安徒生奖6人短名单,全社上下欢欣鼓舞。虽最终遗憾错失大奖,这次入围却给了我们十足的信心,证明她的艺术水准足以站在国际顶尖赛场。

同年秋,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中国区候选人推选启动,风向有变,异议频出:上一轮未能获奖,本届希望渺茫;国内新生代插画人才辈出,应当把参评名额留给后来者;甚至有人明确反对,60年无人折桂,中国人获奖本就是天方夜谭,不必继续耗费资源。

听闻种种不同意见,我心中满是沉郁。倘若连全力推广她的我们都选择退缩,辜负的不只是中国绘本拓荒者,更是世界上千千万万喜爱中国原创绘本的孩子。我带着团队逐一走访专家、同行,反复沟通:蔡老师绝非实力不足,只是需要更多时间的宣传推广、更完善的申报支撑。若因一次失利,便轻言放弃,才是对中国文化出海最大的损耗。所幸,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和很多业内专家同行,在关键时刻以专业态度 and 无私无畏的精神,给了我们莫大的支持。

我当时和团队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哪怕两年后依旧无缘奖项,我们也要一直努力。终有一天,中国人会拿到这个奖。那个人,为何不能是毕生深耕绘本、笔墨藏于山河的蔡皋?

蔡皋是个温润、通透、恬静的人生修行者。我作为俗人,本应做四处奔走、多方斡旋的俗务,其间的所有煎熬,我从未对她吐露分毫。知己相交的分寸,便是各自扛下前路风雨,留给对方永远平和的笑脸,不让世俗纷争,扰乱艺术家的静心创作。

重压之下,我们全面铺开国际推广之路,协同各方力量,倾力打磨申报材料、拓宽海外传播渠道,投入远不止资金、精力,更是无数日夜的奔赴和等待。

我们复盘2024年申报的短板,逐条拆解国际安徒生奖完整评审标准,登门拜访熟悉规则的各路国际专家,找到核心不足:此前报送作品偏重传统国风故事,而评审格外看重题材多样性与纯粹儿童视角。2026年申报阶段,我们重新调整

申报书单,加入《火城1938》《不能没有》《出生的故事》等作品,兼顾家国历史、现实观察与生命哲思,完整呈现她创作里的原创力量、人文包容与思想深度,精准贴合评审核心诉求。同时,我们紧抓每一场国内和国际的顶级书展,带着蔡老师的作品,远赴法兰克福、博洛尼亚、伦敦、巴黎,参加各大童书展会,让海外读者、专家实际感悟中式水墨与民间美术相融的独特气韵。

真正的文化出海,从来不是简单售卖图书版权,而是让立体鲜活的中国故事被世界看见、读懂、共情。扎实的海外受众基础,是冲击国际大奖的底气;奖项加冕,又能反向带动全球市场认可,形成双向滋养的良性循环。如今,蔡皋国际版权中心落地,绘本进入英、美、加、日、韩等十余个国家,译本涵盖十一种语言。这既是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得主最坚实的实绩,也印证着一个朴素的道理:沉下心打磨原创佳作,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跨越语言的艺术共鸣,自会生根发芽。这才是我们坚持文化输出、让世界看见中国绘本艺术力量的初心。

2026年4月13日,博洛尼亚书展现场公布获奖名单。意大利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对应北京时间晚八点正式开始。当晚我探望故人后,未及吃晚饭,便赶到蔡皋楼下,带着团队守望。四月正是长沙暮春,草木疯长,蚊虫成群。众人志忑地攥紧手机,轮番刷新直播页面。2024年的失落历历在目,所有人安静立住,默默等候意大利传来消息。

九点,屏幕里一字一顿传来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琳·克莱迪清晰的声音: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获得者——蔡皋。

死寂一瞬,狂喜席卷所有人。我快步奔上楼,敲开房门。蔡老师靠在按摩椅上,闭目享受睡前的片刻松弛,见我贸然闯入,眼中满是错愕。我按捺喉头震颤,高声告知她获奖的喜讯。她茫然怔愣许久,轻声自问:安徒生奖,今天公布结果了?我立刻把手机递到她眼前,直播画面循环播报她的姓名。老人指尖微微发抖,捧着屏幕反复端详,下一刻伸手紧紧抱住我,滚落的泪水落在我的肩头。素来通透淡然、看淡荣辱的她,难以自持。我自认为是个半生刚强型亮人,但在那时那一刻,心中百感交集,鼻尖发酸,眼眶滚烫。我们从未辜负彼此,初见倾盖如故、同心同行的约定,终于在这个悲欢交集的暮春夜晚圆满兑现。

那一刻无数画面涌入脑海:2021年初到出版社,拜访蔡老师时的承诺;提议成立工作室时的分歧;2024年入围却失之交臂,整栋办公楼弥漫的叹息;往后数年,顶着重重压力奔赴各国书展、冲刺申报奖项的日日夜夜。这座沉甸甸的奖

杯,我们携手等候六个年头,整个中国原创插画界,整整期盼了六十载。

蔡老师在当场录制的获奖视频中努力平复情绪,也难免轻声哽咽:“这个奖分量太重了,荣誉太高了。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我感恩我生活的这片热土,我感恩传统文化给我的生命注入的这种力量。”

60年漫长等候,几代中国出版人的坚守,多少插画人的期盼,在今夜终于花开结果。回望相伴同行的数年,恰似她屋顶生机盎然的园圃。我们从不是坐等花开的旁观者,而是躬身松土、播种的种花人,挑选承载东方故事的种子,搭建通往世界的沃土,日复一日修剪枝叶、扫清前路阻碍——打磨画稿、对接海外版权、筹办国际书展、搭建传播渠道。待到繁花盛放,我们无心独占芬芳,只愿全球孩子和父母,都能看见这座独属于中国绘本的花园。

获奖消息公布之后,我和团队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推出《蔡皋大师作品典藏礼盒》,上线一个月,销量突破1.6万套,两个月销售码洋冲破千万元。线下落地“孩子气是好天气”主题艺术展,湘江两岸灯光秀循环播放她的画作;小红书打卡内容近30万,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媒体多次深度专访,专题纪录片陆续推出,蔡皋与中国原创绘本和生活美学,不断破圈,走进大众视野。

比起亮眼的销量与网络热度,更让我心安的是,世界上越来越多人开始正视中国原创绘本,发自内心相信,扎根中国土地的故事,拥有感动全球儿童的文化力量。

那天深夜辞别小院,我心怀感恩,回头望向顶楼明亮的灯火。月色清朗,楼顶花园繁花盛放,花香顺着晚风四散飘荡。蔡皋的桃花源,在屋顶花园,在一方菜园,更在她淡然自在的心底。她总说,生活是一万个值得。人生好坏,从来不由旁人评判,唯有自己心安,日子便万般珍贵。

8月3日,蔡皋老师要远赴加拿大渥太华参加第40届IBBY世界大会领奖。我很想陪她见证这一重要时刻,但因重要公务在身,难以成行,只能以此篇小文,向蔡老师表示祝贺,向众多一路同行者表达感恩。于我而言,庆功的现场,无论在还是不在,为中国出版尽绵薄之力、做点事情的心,一直都在,永远!

前路尚远,我们不会停下脚步。我们会持续推进“卓越大师·中国”国际巡展,深耕中国童书品牌,打造中国文化IP,让更多像蔡老师一般潜心创作的中国艺术家和作家,站到国际文化艺术舞台的中央,被世界温柔看见。

(作者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 我与叶永烈先生

□房向东

叶永烈涉猎极广。中国科幻的第一部作品——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也不知他从哪个故纸堆里翻了出来。这部小说将中国科幻的起点定格在1904年。“回眸”丛书几乎将各个时期的中国科幻的优秀作品一网打尽,堪称中国科幻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是真正的“科幻大系”,不仅收录了科幻领域中风云人物的代表作,也将老舍、许地山等文学大家的科幻之作纳入视野,还专设一卷“港台卷”,安子介、张系国、黄海等人的作品赫然在列,殊为难得。

叶永烈编书的态度堪称严苛。他撰写了五六万字的长序,被科幻界誉为“中国科幻简史”,每卷前均有“说明”,对所选作品一一评点。“中国科幻小说说纪回眸”后来被科幻界称为中国的“科幻之路”——而美国的“科幻之路”丛书也由阔少社出版,乃是因恩先生主编、郭建中等人翻译的美国高校科幻教材。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倒成了一段出版佳话。

成了朋友,交情在,选题如源头活水,细水长流。

1998年底,我调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叶永烈将他新写的50万字纪实文学《是非非“灰姑娘”》交给了我。这是一部关于新时期中国科幻的长篇纪实作品。说的虽是科幻世界的往事,却是那个时代的影影。

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自叙传”性质。叶永烈其他纪实作品多是对历史人物的采访,而这本小书,许多内容却是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是他完整的心路历程。

叶永烈声声呼唤“灰姑娘”,呼唤中国科幻的鲜花重新开放,骨子里是对科学昌明的社会的殷切期盼。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科学精神的普及,需要国民对科学抱有发自内心的好奇与热忱。科幻看似“无用”,然而铺天盖地的科幻作品,却营造出一种“仿佛空气中也有科学”的社会风气——那是一个民族想象力的晴雨表。

再来后,我主持创办以译介外国科幻为主旨的《世界科幻博览》,叶永烈是主要支持者。他请来多位海外顾问助阵,组织了强大的编委会,召集起国内外科幻发烧友,国内的科幻名家几乎都成了我们的作者。那时节,刊物倒也小热闹了一阵。

2018年10月22日前后,我在徐家汇附近开

的话题扯到了梁实秋与韩菁清。叶永烈对梁实秋颇为欣赏,其时已编定《梁实秋·韩菁清情书选》,还写过长篇报告文学《倾城之恋》。庄大伟机灵,善察人意,适时插了一句:“这位房向东,写过《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对梁实秋也是熟悉的。”叶永烈似乎偏爱梁实秋,对鲁梁之争不以为然。而我恰好对鲁梁小有研究,便直言了我的观感。叶永烈当时正有心写《梁实秋传》,所以很认真地听我絮叨。他未必认同,却涵养极好,一句不反驳,只面带微笑,不置可否。临别,我递上名片,他没有名片,手写了电话号码给我。

回头看,那天最庆幸的,是终究没有开口约稿。若我也劈头一句:“叶老师,有新著支持我们吗?”想来叶永烈必是客气地笑笑:“哦,谢谢,谢谢。暂时没有。”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向名家约稿,重要的是,我们得成为他的谈话“对手”,继而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可以信任的人。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始终不谈约稿。就像谈恋爱,太立竿见影,往往适得其反。

忘了第几次见面,叶永烈又与我谈起梁实秋。许是他的传记已近收尾?那天,我将梁实秋比作薛宝钗——外热内冷,做人有些世故,甚至冷酷;而鲁迅则如林黛玉——外冷内热,孤峭中自有深情。我们自然有分歧,有争论,却无冲突。他或者陈述他所掌握的事实,或者以征询的语气问:“这一观点,是不是偏激了些?”那天起,我隐约觉得,我们已不只是谈话“对手”,而成了朋友。

此后每去上海,我便“黏”着叶永烈。大约过了两三年,我们才开始谈选题。我介绍了阔少社在科幻领域的作为。他早已了然,说:“你们社是出版界的科幻重镇。”于是,他决定将其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说纪回眸”丛书交给我们出版。

那年冬天,上海下着冻雨,一粒粒落到地上,凝成米粒般的冰。阴冷,冷到骨头里。我和叶永烈拖着两个行李箱的资料,去复印店复印他选定的篇目。我请他先回,这些粗活我来便是。他笑笑,说怕书稿搞乱了,从清晨到日暮,全程陪着。

第二天,我要走了,拖着一箱与我们一起整理好的书稿。以往他都只送到楼下,这次破例,一直送到机场班车候车处,直到车启动了,才转身离去。他把一箱书稿托付给我,他是在托付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会,离叶永烈天钥桥路的家不远。我们约好晚上八点到他家闲聊,竟到了十一点才告辞。那天谈了一件正经事——省外一家出版社有意重新出版“中国科幻小说说纪回眸”丛书,托我与叶永烈商议。叶永烈说他也正有此意,还谈到最后两卷应当如何增补。我积极推动此事,2019年1月6日去信详谈出版社意见。他微信回复:“向东兄:信函收到,非常感谢,一切由您定即可。我从美国归来,积劳成疾,目前正在住院。出院之后即告。永烈。”我连忙回信说,身体要紧,书稿修订且放一放。3月8日,他又在微信写道:“出院回家半个月,又要住院。书稿,您决定即可。”那期间,往来微信十余条,多是问候。有一阵他身体稍好,还发来几篇新发表的文章,如《新民晚报》上的《我的科幻电影梦》。

2019年11月25日,我给他打电话,想从北京返程时顺道去上海探望。他接了电话,只“哦哼哦哼”地说不出话。我知道不妙,随即发微信慰问。那“哦哼哦哼”的声音,便是我听到的叶永烈最后的遗响。

叶永烈对我支持良多,尤其是对《世界科幻博览》的倾力相助。他走后,我与科幻界几位老友商议,决计将“回眸”丛书重新做好,以告慰这位“中国科幻之父”。

从认识叶永烈到真正向他组稿,中间隔了一两年。那一两年里,每有机会便闲聊,从谈话“对手”到朋友,最后才自然而然地进入选题策划与组稿的正题。此后一切顺利,他甚至不断为我介绍作者,提供新的选题。因为是朋友,即便选题未能采用,也只要一句话,彼此都轻松。

与作者往来,是否像一场恋爱?不完全像,却也有些相似。总之,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的法子,终究少了些委婉。当然,这世间也有另一种交易方式——有书稿吗?给我出?要多少钱?那是谈生意了。不过呢,也许也灵验,毕竟如今这年头,谁还有闲心慢慢谈恋爱呢?可以理解。理解万岁。

只是,我始终相信,好的编辑与作者的往来,是人与人之间一场精神的风花雪月。它不必急,也不该急。像叶永烈与我,从闲聊梁实秋到切入科幻,从书信往来到托付书稿,总之,从务虚到务实,这中间的过程,比最终出版的书,或许更为珍贵。

(作者系福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